

我在郑州已经工作、生活了55年，自己觉得对自己的城市太熟悉、太了解了，后来我才明白，我熟悉的是过去的郑州而非今天的郑州，我知道的是城里非全城的情况，我了解的是局部的绿城而非整体的绿城。

今年夏初的一天，一位老友打来电话：“今儿天清气清，城外看绿去吧！”于是由郑州市林业局的一位老同志作陪，我们驱车走107向北，沿黄河大堤向西，登塔山，过塔山，穿桃花峪，经武镇，又向南到尖岗水库，游樱桃沟……那些地盘，有的属于金水区，有的属于惠济区，有的属于荥阳市，有的属于二七区，有的属于新密市，但统统属郑州。我们一路前行，满眼翠绿，游目骋怀，心旷神怡！

散文

郑州享绿

王继兴

味，去感悟，你就会震惊不已，惊叹不已！先说黄河。一走进黄河大堤岸边的防风固沙林带，但闻鸟声啾啾，树影婆娑，便恍如走进了无边无际的绿色海洋。溢着淡淡清香，丝丝甜味的空气，好像经过过滤一样，被吸入肺中便立即流向四肢，流向大脑，漫及每一根末梢血管和神经，周身积存的多年疲困，顿然消释殆尽，立马一身轻松！1100米宽、74公里长的林带，俨然一座巍巍长城！正是有了这座长城，郑州每年春天昏天暗地的扬尘天气才越来越少。“林密叶茂阴蔽天，宛如长城筑中原。但凭绿色屏障在，不教风沙度邙山。”漫步其中，你不能不有这样的感慨！

次说邙山。在我先前的记忆里，邙山是座秃山，黄土裸露，沟壑纵横，偶尔有株野生的酸枣树，也时时在黄风中孱弱地颤抖，无奈地哭泣。如今再看邙山，青峰起伏，碧壑笼烟，崖崖披绿，坡坡流翠。荥阳市林业局的朋友介绍说，2000年荥阳市森林面积只有9.6万亩。此后，他们抓住机

遇争取到了世行、亚行、黄防林、淮防林、退耕还林等资金，先后实施了风沙源生态治理工程、农田网建设、绿色通道建设、森林生态城、林业生态市等重点工程，使森林面积扩大了4倍，达36.31万亩。他还说，荥阳的河阴石榴历史上曾是“宫廷贡果”，近年经大力扶持和推广，已形成了从广武唐桐到高村乡枣树沟村长15公里的河阴石榴产业带，去年被评为“中国石榴之乡”。五月花开，如火如荼；秋天果熟，冰齿含笑。这里，已经成为果林观光胜地，夏秋游人不绝。

再说尖岗。如果不是实地考察，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为了涵养尖岗水库，在郑州市的西南方向，在尖岗水库的四围周围，几年时间竟然营造了几十万亩浓密幽邃的林木。多么阔大、多么幽静、多么怡神的生态休闲之地啊！当汽车把我拉入那片森林的时候，我恍若离开了嘈杂的红尘俗地，走进了绿色的桃源仙境。道路时曲时直，地形时高时低，树种时变时换，树阴时疏时密。一处处大大小小的游园，已具雏形。一湾湾水库的碧水，清可鉴人。一条条通幽的曲径上，有对对情侣在悠游踱步。一缕缕玫瑰色的夕阳，抹得林梢倍显辉煌！我沿着水库的岸岸走了一阵，仿佛走进了十九世纪俄罗斯风景画里……

饱餐了一天的绿色，我看到了一个更大、更美的绿城，看到了一个更靓丽、更舒心的绿城，看到了一个更富诗情、更具画境的绿城！回到家里，情潮难平，磨墨铺毫，挥毫书写了这样一幅斗方：全城处处是绿阴，时见蓝天兼白云。此后昂首走天下，乐道“我是郑州人！”（下）



不可说 陆康

博客丛林

语文教师

程乃珊

语文教师一直为中国文人的典型，无论是以前的长衫先生还是后来的人民教师，悠悠天涯中，任价值天平的指针不断左右浮动，他们儒雅沉实的背影如大树一样，深深扎在黑板前。



中国校园百多年来一直是重理轻文，“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但几代中国知识分子若要回忆自己的学生时代，十有八九，会忆起自己的语文老师。或者在那教育尚不普及之时，语文老师，是学生此生接触到的第一位可与之谈人生、谈抱负的知识分子。

帕拉图说过：所有学问中，最高贵的研究，是应该怎样做人，应该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一位称职的语文教师，努力要与学生一起探讨的，就是这一科。正所谓，功夫在诗外。

我们这一代乃至以上的知识分子，忆起学生时代的语文老师，总带着几分沧桑感。

那日偶阅《上海滩》王国经先生一篇《放学邂逅邕逸梅》短文，对这位有很深报刊编辑资历和文学造诣的老报人出身的语文教师有很感人的描写，令人十分感慨！20世纪60年代育才中学有语文教师的是《我们在太行山上》的词作者；30年代著名女作家蒋冰是工部局女中的语文老师……

杨叔震先生，为前清举人，民国后受聘沪上贵族女中——“中西女中”任国文教师。这位校园中唯一穿长衫的、仕途失意的

知识分子在西风强盛的教会女中，位卑不忘振发“民族魂”；中西女中毕业生大都中西两语都能挥洒自如，不致沦为只识ABC的洋奴。除了与当年薛正校长竭力坚持立案除英语外中文授课，也与这位国文教师的辛勤耕耘有关。

我中学时代的语文老师苏建国，曾任旧军队的随军记者。他大大是白俄后裔，新中国成立后仍在南京音乐学院任声乐教师……苏老师个性内向，沉默寡言。犹记得他暑假一把折扇，是他自己的楷书：“收拾铅华归少作，屏除衣冠入中年。”苏老师在“文革”中投环自尽。

语文老师生涯总似一曲悲怆交响乐。语文老师眼眉间，总有一抹落寞失意之情。他们对语文课本后蕴藏的人生，自会咀嚼出一番独特的见解。这正是令他的学生们难以忘怀的人格魅力。

当然，今天新一代的语文老师早已走出旧知识分子的阴郁，将阳光和活力带到语文教学。我们需要一代新思维和新形象的语文老师。但这世界总有一些绝对的称为经典的事物，它们是不会随世事而任意变迁的。比如，语文教师的经典形象。当然他首先是十分文艺的。同时，秉承中国人那一肩挑着山河岁月走过红尘的忧国忧民胸怀。唯这样的语文老师，才会令学生感到有深度，有思想，有魅力。



突破乌江

李进



箭扣南大楼 无忌 摄影

朽眼不可雕

郑渊洁

我们通过眼镜能够矫正视力，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医生能够通过任何方法治疗看走眼。令我们沮丧的是，我们的眼睛经常看走眼，给我们制造一系列的遗憾，甚至错失良机，或者贻误他人终生。朽木不可雕这句貌似千古经典的名言不知导致多少人看走眼，特别是成年人看走眼未成年人。

我和弟弟郑毅洁的兄弟鸽舍有一只瘸腿信鸽，此鸽除了血统欠佳，外加一只腿残疾。因不能将瘸腿收回，它飞行时无法保持身体平衡，只能侧身飞行。朋友对我们说，你们的兄弟鸽舍如此宏伟，有这样一只瘸腿，影响形

象，放弃它吧。我们认为朋友言之有理，决定淘汰瘸腿。养鸽子的人自然不忍心杀鸽吃肉，我们抛弃瘸腿的方式是送它参加了一个远程信鸽竞翔比赛。我们一共送了20只信鸽参赛，除了瘸腿，其余19只都是血统精良身强力壮的精英。令我们大吃一惊的是，瘸腿获得了这次信鸽远程竞翔大赛的冠军。现在，这只瘸腿被我们宠爱得无以复加，它还出现在央视的屏幕上，声名大振。

这世界上，压根就没有朽木。朽的是我们的眼睛。到了纠正“朽木不可雕”的时候了，我将它改为“朽眼不可雕”。

《一摩尔的梦想》

邓楠

的年轻人，破他们败坏了风气，破坏了传统，说他们做了不规矩的事儿。但是事实上不是他们想象得那么悲观看——想表现的人有了舞台，想表现的人有了阵地，想表现的人有了立场，这不是很不错么？现代人自己出生在这样一个时代感到庆幸。小说的主人公——林浩，她直视矛盾，主动挑战，无论遇到怎样的事情，总是能够调整自己，让自己去适应，让自己尽量地积极起来。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孔祥珠书法

“没钱了？”张一男像被刺了一下，“哦，青青到梁冰那拿去了，梁冰的财务请了几天假，耽搁了几天。”

正说着话，刘青青来了，手里拎着一个纸袋子，一脸春光明媚朝张一男和李春天走过来。

“你怎么想起来上这儿来了？吃饭了没有？”她一边跟李春天说话一边把纸袋子递给张一男，“这是十万。”她显得慷慨而欢愉。

“哦，我……老大给张一男带了两条烟，昨天我忘了给你，今天没事我就送过来了……”

李春天一下紧张起来，她不想看到刘青青和张一男因为李思扬带来的两条烟吵起来，特别是当着她的面儿。

果然，刘青青快步走到张一男跟前，从他手里拿过香烟，“不知道抽烟得肺癌呀？带你儿什么回来不好非得带烟，还嫌张一男抽得不够多是不是？拿走，拿走，我正让他戒烟呢，再这么抽下去非抽死不可！”说着话，她把烟粗暴地塞到李春天怀里。

此时此刻，李春天多么希望张一男能因为刘青青这番话跟她吵一架，或者，至少，他应该说点什么。遗憾的是，张一男除了嘴唇动了动，一点声音也没发出来。

李春天当然知道张一男并没有戒烟，她知道刘青青为什么发火，可是她并不觉得李思扬做错了什么，那两条香烟，是李思扬对张一男最朴素的情谊。

“走吧，吃饭去。”刘青青招呼张一男。

张一男招呼李春天：“走吧，一块去。”他去拉李春天的胳膊，李春天怀里的香烟掉在地上。

“捡起来。”李春天冷冷地说。她的态度完全出乎张一男的意料，他怔了一下，然后弯腰去捡。

刘青青忽然打掉了张一男手里的烟：“不许捡！”她厉声说道。

张一男的手停在半空，保持着半蹲的姿势。

李春天伸手去推张一男的肩膀：“捡起来！我叫你捡……”她忽然愣住了，因为张一男已经被她推倒在地上，“对不起。”她马上道歉，伸出

手去拉张一男，然而，张一男却自己撑着地面站了起来，这次换了李春天的手悬在半空，她有点不知所措，好像忘了该如何收回她伸出的那手。这时张一男再次蹲下去捡起了那两条烟，递到了李春天悬空的那只手上，“我戒烟了。”他轻声道，似乎觉得不妥，又补充道：“替我谢谢李思扬。”

瞬间，李春天有一种可笑的感觉。她看向刘青青，刘青青的表情里并没有胜利的得意，她仍然绷着脸，眼睛里写满了不快。

李春天“嗤嗤”地笑出来：“至于嘛刘青青？这两条烟就是李思扬顺便叫人带过来的，主要是为了给我带衣服，捎带脚的事儿，你就至于这样做么？”李春天努力压抑着怒火。

“至于！很至于！”刘青青忽然就跳起来，“我是他老婆！你当着他老婆的面儿说这是李思扬给你买的烟，你把我放到哪儿了？你当我是透明的？你把我当傻帽啊？”

“我……我们……怎么了？”李春天瞪大了眼睛。

“怎么了？你说怎么了？”刘青青向李春天面前迈近了一步，“有一天你结了婚，你老公以前的女朋友三天两头往你们家拿东西你怎么想？你该怎么样？我告诉你李春天，我忍你很长时间了！”

“不是，刘青青你说这话什么意思？什么叫三天两头往你家拿东西？合着张一男跟你就结婚了就不能有个朋友了？”李春天扭头就走，出了排练厅的大门，她放慢了脚步，然后慢慢停住，她想听听有没有刘青青或者张一男追赶她的脚步声，然而，没有。

李春天感到委屈。回到车上，她给老大打电话。

“呃……你带回来的烟，张一男没要，他媳妇让他戒烟……”李春天尽量把话说得委婉。

“那你留着吧，送你同事。”李思扬好像没明白。

“以后……你不能不削削给张一男带东西了，人家现在都结婚了，你总是给他买这买那，他老婆不乐意。”

沉默了一会儿，李思扬说：“知道了。”

李春天想事儿的时候特别喜欢坐在车里，她半躺在座椅里，闭着眼睛努力放松，然而她还是烦躁，甚至开始后悔为什么刚才没有跟刘青青大吵一架。

马未都：没什么特难忘的，全忘了。所谓的难受就是当时一会儿的事儿，我这人特能承受。

我记得有一年，人家给我介绍了一个天津的医生，说他家有点儿东西，我就去了。一进屋，我一眼一扫就发现这家的东西不错，都是真的，但这些东西不是哪儿有点儿毛病，就是我不想要，总之都是不理想。我大概看了看，然后问他还有没有别的更好点儿的？

“你等等会儿，不太好拿。”那女的起身把壁柜的门打开，柜子里堆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帽子、被子、衣服、鞋什么都有。你知道过去老房子的那种大壁柜，里面特别大，没有隔板就是一个直筒子。然后她就稀里哗啦地往外掏，一推一推地掏了大半间屋，堆得跟座小山儿似的，我就觉得心理压力特大，我怕万一她掏出来的东西我没看上就特尴尬。

终于在深“柜”尽处掏出了一个盒子，一个包装得很好的、很老旧的盒子。打开一看正是我最想要的东西。

当时他开价十六万，我觉得很便宜，因为当时那东西的市场价在国外差不多有一百六十万了，十倍吧。我凭直觉觉得那东西是真的。我就试着还了一个价钱：“八万行不行？”然后他立马就说：“你不在给我钱？”应该说这夫妻俩现在所有的戏演得都特别好，所有的铺垫也都没有漏洞。就到这里台词给演砸了。我跟户里人打过多少交道？户里人怎么可能不砍下一半价钱呢！它又不是秀水街！不可能的！户里人要十万那不可能！你最多砍到十五万那都能累死你！没有一个户里人买东西你还不还价他立马就卖的，他一定得跟你拉锯，跟你磨，他不可能让你砍到一半价钱的！”这人怎么那么容易啊？”我心里咯噔一下，凭我多年的经验就觉得不对劲了，可能有诈。我推说今天没带钱，改天再来。因为我的经验是假如你当时没有钱，就算你跟他谈好价了也没用，等你拿了钱再回来的时候，往往那个已经说好了的

价就不灵了。因为但凡你跟他说好的价都是你认为有得赚的，亏钱的事儿肯定不干嘛，所以你只要是当场给钱，你前脚一走，那户里人马上就开会研究、找人咨询，所有人都会告诉你“你卖亏了，那人你得多弄他……”都是这样，我经过的这样的事儿太多了。有的时候你事先说好了的价，过后你带着钱去，那户里人当着你的面就动刀子来“谁让你卖的？这个价你要敢卖，我就跟你拼了！”（梅：呵呵，演技派的）那你不做嘛！反正那个价你是买不着了。往往这种情况下你都是妥协——加钱。因此有了这些经验我一般就是当场说完就给钱。

但我还是有点不死心，过了几天我就带着八万块钱过去了。到他家后我就把那东西拿到阳台上去看，特别仔细地看，我就发现那东西，可不是假的，不好……没买到。这要是碰上个不知深浅的上掏，一堆一堆地掏了大半间屋，堆得跟座小山儿似的，我就觉得心理压力特大，我怕万一她掏出来的东西我没看上就特尴尬。

终于，终于在深“柜”尽处掏出了一个盒子，一个包装得很好的、很老旧的盒子。打开一看正是我最想要的东西。当时他开价十六万，我觉得很便宜，因为当时那东西的市场价在国外差不多有一百六十万了，十倍吧。我凭直觉觉得那东西是真的。我就试着还了一个价钱：“八万行不行？”然后他立马就说：“你不在给我钱？”应该说这夫妻俩现在所有的戏演得都特别好，所有的铺垫也都没有漏洞。就到这里台词给演砸了。我跟户里人打过多少交道？户里人怎么可能不砍下一半价钱呢！它又不是秀水街！不可能的！户里人要十万那不可能！你最多砍到十五万那都能累死你！没有一个户里人买东西你还不还价他立马就卖的，他一定得跟你拉锯，跟你磨，他不可能让你砍到一半价钱的！”这人怎么那么容易啊？”我心里咯噔一下，凭我多年的经验就觉得不对劲了，可能有诈。我推说今天没带钱，改天再来。因为我的经验是假如你当时没有钱，就算你跟他谈好价了也没用，等你拿了钱再回来的时候，往往那个已经说好了的

马未都说



梅辰 著

梅辰：古玩行里的老话：搞收藏最忌讳的就是“看戏”、“听故事”。

马未都：年轻的时候听的故事多了，净听故事了。什么他们家祖上是宫里的太监啦、官宦啦，厨子啦，干什么的都有。有的偷的，有的是赏赐的……所有的故事都是假的。

自始至终那就是他们编排好的一出戏嘛，不定在家排练过多少次了呢。包括场景、道具所有的戏演得都特别好，所有的铺垫也都没有漏洞。就到这里台词给演砸了。我跟户里人打过多少交道？户里人怎么可能不砍下一半价钱呢！它又不是秀水街！不可能的！户里人要十万那不可能！你最多砍到十五万那都能累死你！没有一个户里人买东西你还不还价他立马就卖的，他一定得跟你拉锯，跟你磨，他不可能让你砍到一半价钱的！”这人怎么那么容易啊？”我心里咯噔一下，凭我多年的经验就觉得不对劲了，可能有诈。我推说今天没带钱，改天再来。因为我的经验是假如你当时没有钱，就算你跟他谈好价了也没用，等你拿了钱再回来的时候，往往那个已经说好了的

马未都：现在他们做不了我的套儿！他们那些套儿我全知道。当年我初入古玩行的时候人还没这么坏，也没人做套儿，等他们这些年学坏了我也就玩不了我了。